





第二五三册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筆 壠 文 集 (二)  
拾 遺

明 程敏政撰……………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望溪文集卷四十

詳校官編修<sub>臣</sub>李光棟

中書<sub>臣</sub>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sub>臣</sub>朱鈐

校對官監丞<sub>臣</sub>張魯炳

謄錄監生<sub>臣</sub>史殿榮

欽定四庫全書

望溪文集卷四十

明 程敏政 撰

行狀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

士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諡文達李

公行狀

曾祖諱寬甫贈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吏部尚

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妣喬氏贈一品夫人

欽定四庫全書

望溪文集  
卷四十

祖諱威故雲南江川縣丞累贈光祿大夫柱

國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妣楊氏

孟氏俱贈一品夫人

考諱昇累封榮祿大夫少保吏部尚書兼華

蓋殿大學士加光祿大夫柱國妣葉氏贈一

品夫人繼常氏封一品夫人

公諱賢字原德姓李氏世居河南之南陽鄧州為鉅族

其先相傳有兄弟四十八人同鬻宋宣和中旌為義門

值兵燹失其譜牒至諱成者生義卿寬甫之考也寬甫生威元至正末起鄉兵捍州里歷陝西乾州總帥佩金符與主將不合棄官而歸國朝洪武初以薦起至雲南江川縣丞有惠政是生榮祿公公之考也公生而氣宇凝重不妄舉止嘗得疾劇葉夫人危之有老嫗來視曰此非凡子幸毋無以為憂言已即去明日疾愈人以為神七歲知向學稍長入為州學生學業騰進一時師友皆莫敢與齒舉宣德士子河南鄉試第一方宴鹿鳴有

欽定四庫全書

皇朝文集  
卷四十

二

鶴數十旋繞廳上布政使李昌祺舉酒酌曰將必有名世之才乎癸丑舉進士奉命察山西河津蝗災時學士薛公瑄以御史家居公往造之叩質所疑薛公亟稱之以為英悟淳確非流輩可及英宗皇帝嗣統公上疏言帝王之道在愛養黎民踈遠降戶雖聖人一視同仁其施也必由親及疏未有赤子不得其所而先養養降戶者今京師降戶不下萬餘以俸言之指揮使俸三十五石而實支一石降戶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降戶一員

當京官十七員半矣傳曰朝無幸位則食之者寡此豈幸位之比況降戶旅寓京師一旦有警其勢必不自安前代已覆之轍可不鑒哉乞斷自宸衷為萬世計勅兵部漸次出之於外不惟省國家萬萬無益之費又可以消未萌之患蓋公筮仕即有志當世如此雖議者難之而已已之變畿內降戶羣起扇亂以應敵公言始驗正統丙辰授吏部驗封主事會有旨文官誥勅三年不得請必俟九年者公以職守所在復上言此獎勵臣下之

欽定四庫全書

皇朝文集  
卷四十

三

良法若俟九年則得者恒少不得者恒多廉貪不分勸懲不立乞仍舊便後卒從公言公以人才繁太學而太學因元之陋上疏言國家建都北京以來所廢弛者莫甚於太學所創新者莫多於佛寺舉措如是可謂舛矣若重修太學雖極壯麗不過一佛寺之費請及時修舉以致養賢及民之效後數年詔新太學實自公發之乙丑陞考功郎中踰兩月丁母憂夫人憂久之轉文選郎中俟終制赴京公官吏部更三任率公職手不釋卷尚

書王文端公以公輔期之而少師楊文貞公每以不識公為歎南陽知府陳正倫文貞友也因要公往見之公不肯曰無一面之雅而造門是求知也士大夫兩賢之己已秋敵攻大同時中官王振貴用事力主親征吏部侍郎當扈從以疾告公代之行師潰於土木英宗北狩扈從官多預其難公瀕死而還景泰初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歲警戒嗜慾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勉貴近振士風結民心大畧言朝政闕遺有司利病生民休戚中外進言已詳然有關於上之身心者或畧臣以為陛下一身家國天下之本而心又一身之本也正其本萬事理惟陛下之心既正則家國天下之事可以次第推行乞留中以時省覽詔付外而給事中李侃等以災異上疏謂李某忠言宜賜鑒納乃復取奏入命翰林繕寫置左右焉辛未敵遣使求通好有詔絕之全廷臣公議長策公上言敵所以輕舉無忌者恃其弓馬之強而已在吾長策惟有所謂戰車若衛青之武剛車者

可以禦之而又有取勝之道則火鎗是也用得其法行可以退敵驅之出境止可以衛民使得耕作然此策固善又在將士何如夫今之將士猶古將士而朝廷於將帥特彰剖封之典於士卒頻加賞勞之恩待之厚矣然不能一為國家復讐雪恥此忠臣義士所以扼腕而不能安寢也詔加獎諭仍飭中外將臣采取而行是歲冬以合廷薦陞兵部右侍郎壬申奉命察四川有司之不職者癸酉還京轉戶部右侍郎公以敵欲無紀不宜終職者癸酉還京轉戶部右侍郎公以敵欲無紀不宜終

循上疏言敵相額森近弑其主并吞諸國包藏禍心其志非小若只聽其講和貢馬圖金帛之利蔑敬順之誠增數冒名曾無定約竭生民之膏血供無厭之貪求在彼日見威強在吾日加罷弊持此悠悠實非長慮惟陛下奮仁者之勇勵總戎之臣惕然於心不少自逸觀釁而動以挫長驅之勢振在吾之威則在彼之心自懾方來之患自弭詔下兵部少保于公謂李某言誠為正論請下其章以勵邊臣甲戌轉吏部右侍郎詔頒君鑒錄

於羣臣公擇其中善可為法者二十二君又詮其最切者數事曰鑒古錄上之蓋深有意效忠於上為孝友恭儉之事而力莫能與也英宗復位一時輔臣多竄殛遂以人望召公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典機務未幾進吏部尚書兼官如故左右欲以汪后徇葬者上問武功伯徐有貞及公公言景泰初汪后即不得志况二女皆幼可憫臣愚以為宜厚遇之上憮然以公言為是山東秦民饑雖得內帑銀三萬而不足上復召有貞及公議有貞持不可曰散銀有弊無益饑者公言天下事未嘗無弊顧奉行何如耳散銀有弊而不貸是視民饑死而不拯也因噎廢食豈為人上之理上深以為然命增銀四萬兩民賴全活甚眾時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以迎上復辟為己功竊弄威福上漸不能堪乃密語有貞及公宜協心輔朕公自念遭逢不偶凡事一以至公處之吉祥與亨滋不悅亨率兵西征御史楊瑄劾吉祥與亨縱家人奪民田上嘉其敢言命吏部識其名將擢用之亨

還與吉祥謀此必有貞及公所使相與懇於上言已有迎復功為有貞賢等所傾將俾臣等無噍類因伏地流涕不已乃諭旨言官劾公等并下獄其日風雷雨電大作損殿宇公署瓦木甚異上知天怒在此亨等反言上天亦怒公等雖強解釋終不自安明日言於上釋之詔俱謫外任公得福建布政司右叅政將辭而吏部尚書鹽山王公是日得專對語有間上曰李某與有貞雖同事未嘗阿比王公因頓首力言公淳謹可大用上頷之即日留為吏部左侍郎踰月承天門災詔復公尚書學士公上章懇辭不允戊寅春賜玉帶以示優寵皇太子將出閣公請擇學術精良之士備輔導乃上劉珣等數人為春坊官上仍命公總之日授書正字於文華殿時崇仁處士吳與弼以薦聘至京上喜其來問公曰與弼當授何官公曰與弼老儒必能成就君德授春坊諭德車輔青宮為宜與弼固辭恩命不受乞歸田里公復請徇其志以勵士節上思建庶人幽大內六十年欲赦之

左右多以為不可召問公公曰陛下此一念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上意遂決遣中官衛送居之鳳陽出入自便初石亨以文臣總軍務于邊使武臣不得逞因請罷之居無何邊微騷然上悟其非命公舉可任巡撫者蓋都御史李秉剛劄白圭王守陳翌皆公所薦一時號稱得人尋命公總修大明一統志公偶患足疾不能造朝上遣御醫來視又數遣太監安寧以政務問公旬日方愈入謝時御史劉濟劾太傅安遠侯抑漣敗軍之罪上怒曰與賊遇安能保其無損且將校聞濟言豈不解體將遣人繫之公曰耳目之任職所當言惟明主用其是舍其非而已不當見譴石亨等遂乘間譖公以為回護文臣會上知公已深譖率不行而大悟公言為是漣得薄責已而漣還自陝西上曰漣為主將畏縮致敗不罪之何以警衆諭言官廷劾之奪其太傅景泰間三年一度僧數萬是歲如期來集公言於上曰此輩有損無益宜後十年一度為著令初上於便

殿屏人謂公曰吉祥好預國政聞四方奏事者必先造其門奈何公曰自古人主權不可下移若陛下每事自斷惟公道處之則彼漸不敢預而趨附之人亦自少矣上曰朕意亦然會石亨敗家居其從子定遠侯彪謀出鎮大同諷大同人薦已上廉其詐并逮亨置於法因問公迎復事公曰當時亦有要臣者臣不敢從上怪問何也公曰天位乃陛下所固有若景泰不起羣臣表請復位名正言順何至以奪門為功奪之一字何以示後此輩實貪富貴非為社稷計倘景泰先覺亨等何足惜不審陛下何以自解幸而事成得以貪天之功然天下人心所以歸向陛下者以正統十數年間凡事減省與民休息所至今為此輩損大半矣上竦然大悟詔凡以迎駕奪門冒功陞者四千人悉褫職中外肅然蓋非公忘身徇國不避讎言怨莫敢發者前此榮祿公以封贈恩詣闕謝至是陞解上特賜寶鏐三千貫因顧謂公曰先生已盡天倫之樂乎公頓首曰臣父子所以有今日者皆

陛下之賜是冬賜甲第一區公上章懇辭上曰聞卿舊宅去朝頗遠特賜近居以便宣召所辭不允遷居之日上及皇太子皆有落成之資公以朝覲官黜陟之典往往應故事無以示懲勸言於上罷不職者數百人旌異者十人賜宴禮部上命公與尚書鹽山王公主之庚辰敵帥博囉攻大同守將失利遂深入鴈門關烽火徹於京師民驚遁不可止公請急發兵遣兩都督將之出鴈門倒馬二關旬日始定明年敵西攻涼州莊浪公知上

欽定四庫全書

皇朝文獻  
卷四十一

十

以敵入為憂陳邊事五條上從之遣懷寧伯孫鏜率兵往禦時江南北大水而加以師旅公言宜布寬卹之典遂罷天下所取花鳥板枋之類及暫免采柴追馬清匠刷卷諸事而采柴一事歲省銀三十餘萬兩吉祥從子昭武伯欽殺人事覺御史劾之上雖見原而下詔戒諭勲舊之臣欽益懼與吉祥養死士謀不軌幽上於南宮而立皇太子因西師行乘機入內為亂朝臣當道或有憾者戕害之擊公傷首及耳且持公謂曰某等迫於讒

間不得已為此請入疏以申救公曰爾既殺讐償怨能止戈反正我當言之上得疏乃知公在甚喜既脫於難上急召公入公手疏曰逆賊就禽此非小變宜詔天下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且言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路者惟權奸欲塞之以遂其非由是陷於大惡而不悟自石亨等排黜臺臣言路閉塞其流遂至此極上悉報可下寬卹十餘條而以開言路殿馬上念公忠勤下勅加太子少保公上章懇辭不允公以西師未解而京師

欽定四庫全書

皇朝文獻  
卷四十一

十一

有變大軍未可輕出請復都御史王竑俾與兵部侍郎白圭分道禦敵虜引出邊臣請罷兵而議者懼有後警公上言兵出在外可暫而不可久暫則為壯久則為老且敵安能保其不來若慮其復來更無休息之期況人民供輸疲困已極宜趣河開班師使民得屯種為便上命廷議率從公言聖烈慈壽皇太后崩上見公所服斬衰與衆異取視之乃知公服制合古即以公服者為法命宮中悉易之孟冬享太廟適大喪禮未終上以問公

公言宜俟釋服後庶人情事理兩安上曰微卿言幾舛於禮癸未春上以足疾不視朝召公曰大祀將至而疾未愈欲遣官代行可乎公曰亦須至壇所雖不能行禮人心亦安上至齋宮復召公曰朕惟俯伏難於起身欲令一人扶之何如公曰陛下能力疾行禮尤見敬天之誠遂歲事而還二月晦夜公聞空中有聲明日密疏曰傳言無形有聲謂之鼓妖上不恤民則有此異惟陛下憫念黎元凡一切不便於民者悉皆停罷則災變可弭

之數四止取前十條行之左右見公力爭皆寒心同列亦為公懼公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雖不能盡然至於利害繫國家安危者豈可默然以苟祿位然上聖明亦不以為忤也上以母后胡氏因疾請聞尊號靜慈仙師非令典欲上皇后尊謚而左右以為不便一日召問公公曰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然臣之愚必須以陵寢享殿神主皆如奉先殿之式庶幾稱陛下之明孝不然為虛文上即命舉行是時錦衣指揮門達有寵於上專理詔獄且兼緝事於中外道路洶洶相視以目公嘗以為言達銜之會指揮袁彬為其誣下獄有救之者上命達訊之達欲并傾公咻其人使誣公為卓奏狀牽捕數十人勢危甚上令廷鞠之其人遂吐實曰此達所教也公以事白上疏力辭且以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為言上不允曰此細故無用介意甲申春正月上不豫久之疾劇命中官以遺詔示公十七日上賓後五日今上嗣位有欲專致隆於上生母者公曰天子新即位四

海願望凡事宜悉遵遺詔庶幾順天理服人心脫或不  
然則當尊母妃為太后於皇后為太后上加二字以別  
之卒如公議尊皇后為慈懿皇太后貴妃為皇太后進  
公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未幾而門達以附  
中官謫遠方又為言者劾其欺罔故殺諸罪戾領表不  
知者以謂出公意其黨相與為匿名文書指公姓名欲  
中之公不自安懇乞退休上不允下令禁謗議者時災  
異屢見公請出宮人以昭聖德又上疏言人君一身天

欽定四庫全書

聖祖文集  
卷四十

十四

下之主若行事宜中外順服不然則人皆離心離德  
而欲天下治安不可得矣然治安之本在於君德輔養  
君德又在於左右前後皆老成端謹之人若輕浮頑猾  
喜好生事逢迎取悅供耳目之玩信佛老之教者望即  
日退出母令隨侍庶於君德無損臣受朝廷祿位為宗  
社生民至計不敢不竭忠盡言惟陛下剛斷而進退之  
五月五日風電大作飄瓦拔木上及郊壇公復疏言天  
戒顯赫如此惟陛下勉加修省雖在閒靜之中常如對

欽定四庫全書

聖祖文集  
卷四十

十五

遣衛士夜宿公第護公以行有內直將軍恩天順初因  
入直迎駕而陞非冒功者今一切褫職非法意上念其  
久於役特復之而以迎駕奪門陞者紛然入懇不已公  
言於上曰自石亨輩此舉之後人以得富貴之易貪利  
者惟幸有事宜早治之且請復故少保于公謙等官賜  
祭改葬以雪幽枉上亟是公言命兵部按其以迎駕奪  
門陞者自太平侯張瑾與濟伯楊宗以下俱奪爵蓋公  
欲消患於未萌故於上即位極言之由是洵洵者衰息

越之際不可一毫與左右狎亦不可聽其誘而寵用之

惟日與老成之臣商議君德何以修朝政何以舉念茲  
在茲頃刻不忘仍寫勅戒諭羣臣同加修省庶回天意

公以疾在告詔免早朝尋降勅命公知經筵事及總修  
英宗睿皇帝實錄有司請造園簿已得旨公聞之亟入

言先朝所造車駕尚有貯內庫未經御者今恩詔方頒  
百姓蘇息未久奈何復為此上即日寢其旨皇后吳氏

之廢小人乘機欲害公者益甚上命錦衣衛嚴禁之且

有識者至今以為難丙戌二月聞榮祿公之喪詔起復公賜賻甚厚復賜素品備途中食用而令有司為營葬事公上疏言士見用於盛時者無分小大於父母喪皆得盡三年之制若臣以所任之事而不得盡恐無補於名教得旨朕賴卿輔導卿勿以私恩廢公義宜抑情遵命以成大孝公復疏言陛下必欲起臣以為國家事重不得以彼易此但今内外大臣當任者皆忠正老成之人使臣在此不過贊成其事無臣贊之亦不為欠臣之

起復而人不非者良以其入之才足勝重任有益於天下國家也如臣不過尋常之流無事之時亦招物議今不獲命則不知者謂臣心實以此為榮姑陳奏章免人之議而已乞察臣至情而矜從之詔禮有經有權朕特從權制用卿若固違君命豈得為孝卿當深念大義勿恤微言勉起就任毋得再陳公復疏言臣累訴衷情而陛下曲加勉諭終不矜允奉誦恩旨涕泗交頤所以不能仰遵聖訓者區區之心誠有所不忍也況臣日迫衰朽縱起供職未必能副陛下盛意徒重臣之慙增臣之罪詔卿言之再三但委託尤重宜體至懷即日就任慎勿再言又遣中官至公第道上意乃供職公因上道中往來所得軍民利病八事大約乞重守令之選毋拘常格以免隳政留河南所運之粟以備民飢停通州諸衛薪炭之徵以蘇民困蠲江南馬戶而復本處民戶代之以均勞役增天津諸衛及河南榮澤新鄉諸處驛遞以便往來開衛學軍生歲貢以振淹滯上即命所司議行

是歲秋率廷臣言今天下盜賊未息災傷未止仰惟祖宗創業垂統宮禁甚嚴內外不許混雜府庫充積金銀不肯妄費遊宴有常所而不縱情賞賜有常規而不濫及至於祖訓一書尤為明備惟陛下逐一省覽刻意恭儉以繩祖武以幸天下上方虛己以聽而公感疾決旬不愈上遣中官臨問賜尚食及命御醫日夕診視報疾狀凡三閱月疾亟語弟監察御史讓及子璋惟以國恩未報史事未成為念以是年十二月十四日卒于賜第

欽定四庫全書

皇朝文集  
卷四十一

十八

之正寢享年五十有九距生永樂戊子十二月十六日先是京城內外木稼三日太白曳入南斗杓中計閭上震悼輟視朝遣中官賜鈔一萬緡為賻贈公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諡曰文達明日遣禮部尚書姚夔諭祭詔每過七日及下墻皆遣使祭命工部給棺槨與齋糧麻布兵部給驛舟還其喪仍官其子為尚寶司丞哀榮始終自三楊先生之後一人而已公少即有志聖賢之學為諸生時提學者問所志對曰為學之道當如周

子言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其人大異之在史曹遍書歲銘於坐右及故學士薛公瑄交厚善務以性學相切劘而窮理之功益密故言益純行益充立朝四十年不立黨與惟守一誠蓋不知者始或疑而終大服之無異議自以受知英宗遂身任天下之重知無不言言無不力天下亦倚公為重雖遭讒罹謫處之泰然登對之際氣象雍容言辭簡當將順匡救之力甚多英宗嘗論景泰不與大臣接言公曰自古明君未嘗一日不與大

欽定四庫全書

皇朝文集  
卷四十一

十九

臣商確治道所以天下常安先儒謂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於君德方有益又言朕自復位以來未嘗一日忘在南城時每以此戒左右公曰安樂不忘患難古昔聖賢之君存心正如此又以戒左右最善又言飲食隨分曾不揀擇衣服亦隨宜雖著布衣人不以為非天子也公曰如此節儉尤見盛德若朝廷節儉天下自然富庶前代如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皆節儉是以當時海內富庶非其餘可及又曰朕於四書尚

書皆當遍讀如二典三謨真是格言公曰誠如聖諭凡帝王修身齊家敬天勤民用人為政之事皆在其中此時正宜玩味體而行之英宗每為首肯愛惜人才惟恐弗力而以獎恬退厲名節為先耿公九疇及軒公輓皆以廉介聞公首舉耿為都御史軒為刑部尚書未幾耿為石亨所排斥軒以權貴侵官託疾去公屢言於上而還之年公富亦為亨姪彪所誣陷及亨敗公力言富有執守可大用遂起為戶部尚書上嘗謂公曰左右多不

欽定四庫全書

重刊文集  
卷四十

二十

悅富者公曰不悅者眾愈見其賢禮部侍郎缺員有求近習薦陞者上問公何如公對曰不知其人臣所知者學士李紹可任此因進言過者士風不立多夤緣以求進如用紹請於黼座召吏部面命之庶幾士類知警上從之命下之日傾朝懷然其後任事大臣多公所薦已薦矣其人不之知反有訾公者或以告公公曰吾知用其才耳三選庶吉士儲養於翰林親加督教如愛子弟與故學士呂文懿公及今學士陳公彭公相處十餘年

未嘗失辭色每語具以忠言相告而於講學論政至終日忘倦人有善若已出白之不已兩廣兵興編修邱濬實廣人具嶺南事宜告公公繳奏言濬言可用請付軍中為平賊之助遇天變民瘼憂形於色每以裁抑浮費蘇息民力為本謂內帑財物非濟兵民則人主必生侈心而移之於土木禱祠聲色之用自公柄政前後發內帑銀救荒卹邊凡數十萬計人有急難以身救之而於植臺諫慎刑獄尤惓惓焉有會試被黜者訴考官有

欽定四庫全書

重刊文集  
卷四十

二十一

弊上不悅以章示公公曰此乃私忿考官實無弊如臣弟讓亦不在中列可見其公上意方解言路屢開屢闢而不至於銷鑠皆公力主之惟成化初言者歷詆中人惡謂不可使與國政得補外而或咎公不申救者公曰此事何可激也甘露之變黨錮之禍諸君獨不知之天順中宗室臨川王弋陽王前後為緹事者發其陰事已而多涉虛因召問公公曰觀此則其餘所枉多矣法司雖知其枉而不敢辨非明詔理官不許畏勢避嫌實

傷和氣上乃召三法司面戒飭中外感悅凡朝廷大政令涉於軍情邦計者必經公議而後決敵帥博羅近邊有言傳國璽在其處請發兵乘機掩取之上為之動公曰頻年災荒府庫空虛兵民困極宜與之休息且敵近邊而未嘗犯塞無故伐之必費釁況秦璽亡國之物亦不足寶上矧然罷議內府奏乏金用詔下戶部議請以蘇松嘉湖四府歲折糧銀折金五萬兩公言國家財賦仰給東南而金非其所產今欲折金價必湧貴聞雲南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

三十三

諸夷有歲辦金銀若以銀折金亦足以充國用衆以為便松潘羌叛亂已勅三司調兵勦之久不下公曰三司額煩牽制自不能成功若朝廷命一大臣統之則事定矣易曰長子帥師弟子與尸不可不慮上問公可將者公薦都督許貴遂用之而松潘羌始靖凡冊后妃與諸王大喪大祀冠婚之禮及今上之初親耕視學諸大典禮悉命公與禮官增損儀式而後行白金文綺上尊珍饌與夫四方貢獻內帑圖書賜賚無虛月公每以盈滿

為戒取小旻詩中語扁其堂曰臨深以寓安不忘危之義雖位極三孤不治田宅不常女侍為學務實踐不為空言因自號浣齋孝友敦睦之行有人所難能者所居圖書左右口誦手錄雖老不懈每有得即識之有體驗錄一卷雜錄三卷所被顧問有天順日錄三卷作文章以理為主不為艱深靡麗之詞每教人以晦庵草廬為法有古穰集若干卷詩冲澹溫厚有和陶詩二卷和杜詩一卷讀詩記一卷讀易記一卷南陽李氏族譜若干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

三十三

卷平居無疾言遽色其容粹然見者如在春風中浮躁者為之自失陰狡者為之中沮蓋其所稟者厚所養者深故其所得有大過人者如此論者謂自天順以來所以正君德恤民生進賢才廣言路抑佞幸靖邊徼皆公之力天不憖遺可為世道斯文之不幸公配黃氏武畧將軍某之女早卒累贈一品夫人繼周氏安慶知府濟之女累封一品夫人所生子男二長曰璋即尚寶司丞次曰玠女二人長適翰林院編修程敏政次適衍聖公

孔弘緒璋玠將以明年春奉柩歸葬於故鄉刀河之原乃以狀屬敏政敏政大人實公之友故為童子時公不鄙而收教之且妻以子至親大義抱慟無窮而謏才末學不足以發公勲德之萬一平生之託又不敢辭用直書其槩以告當代立言之君子且以備異日史氏之采擇謹狀

潭渡處士黃君行狀

君諱禎祺字仲禧世居歛之潭渡鄉人無少長皆稱為欽定四庫全書

皇朝文集  
卷四十

三

潭渡處士君之先曰光者自祁之左田徙黃屯屯以黃氏故得名再徙溪北即今處光子尚唐貞元中以孝旌其門內九世孫孝則元初用招降功授巡檢辭不受學者稱德菴先生孝則孫儒壽至元中舉明經詣賢州學正儒壽子塾堅執善居樂元季號儒醫黃氏有遺文藏於家暨生祐祐生真娶汪氏女生君君天性孝友不凡年十二喪母十七喪父即奮然有立不落人下識者卜黃氏當有後時家道中窘日不暇給君晝則服賈力農

歸讀書不輟口有不省者走鄉先生質問之家日以裕事繼母如生己每謂人曰世率謂繼母不慈特孝之弗力耳用是繼母安君之養曰是真吾子鄉隣亦久而相忘不知其為繼母也事兄禎祖如事父處二弟禎視禎祥尤篤愛禎祥之子華少聰穎君撫其首曰是必亢吾宗諸子不及也取為郡學生又遣之淳安從學士商先生游舉成化乙酉鄉薦力學唯謹恒恐失懼於世父先生兩賢之君平生操履一毫不苟鄉人或病其太執弗顧也然事有越理者即相戒曰毋令潭渡處士知其為人嚴憚如此居喪奉祀一用朱氏禮或勸其少從俗者君正色曰吾生朱氏之鄉而用其禮何從違之二親喪在淺土族人感於地理之說不克襄事君曰是不難取其書讀之不數月了其義曰蔡西山吳臨川不我誣也得地於歛之東鄉曰江東灣者舉以葬焉後雖有精其術者莫能易也周困之振寡弱惟日不足乃更為醫有以疾告雖地險僻天大寒暑走應之無倦報以泉幣則

欽定四庫全書

皇朝文集  
卷四十

三五